

第十二段 桂月香作詩寓意 梅如玉觀魚微吟

梅雪香走到門首，小廝便走出去，雪香獨進館中，見桂蕊憑欄支頤，豐姿如故而清減異常。桂蕊聞步履聲，回視之，乃笑迎曰：「梅君怎輕易不來走走？」雪香曰：「我前幾日曾到院前，遇見小廝，問月香姊近況。小廝說是病了些時，我已痛心。及說到構訟公堂，不覺肝膽俱碎，焦思良久。忽想到翠濤與邑宰有世誼，急到松家，央翠濤作書關說，幸蒙翠濤慷慨，邑宰准情，方纔放心。但我自忖緣薄難希再遇。今朝又到這門首訪消息，亦不過欲亭近況，稍慰鄙懷。至若重睹芳容非所能及。不料小廝一見，即請到這裏來，真是喜出望外。」桂蕊聽畢乃曰：「前日之事，始以為縣主恩，繼而知為松君恩，而不意恩實自君出也，前感多情，今頂大恩，妾何以為報？」言訖倒身下拜。雪香答禮曰：「我梅雪香不過憐才耳，何恩之有？」拜畢，同到館裏坐定。桂蕊呼菊婢篩茶，菊婢捧茶出。桂蕊曰：「此婢是妾買的，不與院中相干。長大特妾決不許他接客。妾倘有出身日子必帶他離此地獄。」雪香曰：「此婢得月香姊接引亦是大幸。」桂曰：「祇是沒人接引妾哩。」雪香曰：「月香姊如此才貌，決不致久困風塵。」桂蕊長歎一聲，曰：「正不知此事何日纔了也。」雪香默然良久，乃曰：「月香姊命小廝接我進來，有何見教？」桂曰：「因聞松君為妾講情，欲問個明白耳！」雪香曰：「月香姊近來容貌，何竟清瘦乃爾？」桂曰：「自上已與君一別，忽忽不樂似構微疾，時重時輕，加以暴客凌辱愈增煩悶，故致如此消瘦哩！」雪香曰：「從今以後風波既定，姊宜放懷消遣，調養精神，勿過為煩愁致傷玉體。」桂曰：「此地非安樂窩，如何能放懷消遣？」雪香曰：「有道是隨遇而安。」桂曰：「富貴貧賤皆可隨遇。惟此煙花巷裏決不能安。」雪香曰：「姊言亦是。」乃起身走到階前，見那株海棠綠蔭密茂，謂桂曰：「我從前來時，海棠盛開；於今滿枝翠葉，雖則豫茂，無復舊時嬌態！」桂曰：「物猶如此，人何以堪。聊口佔二絕以寄意。」

嬌容無復舊胭脂，花易飄零君未知。

寄語惜花花下客，看花須及盛開時。

一枝無主自芬芳，雨打風摧最可傷。

花落花開人不管，閑愁吩咐與東皇。

雪香曰：「月香姊生未逢辰，致令一派杜鵑聲，都向詩中吟出，未必非東皇之過，可惜我梅雪香……」

卻說雪香說到此句，忽禁聲不語。少時復曰：「前日已聞高吟，今日復聆妙句，月香姊真不愧女中博士；但猶祇見一斑，未窺全豹，責將平日所作，一並示教，使我頓開茅塞？」桂曰：「拙句非不甚多，祇是率爾操觚，毫不經意，大半附諸祝融，略存近作數首，亦屬燼餘。君若不嫌污目，妾願獻醜。」桂蕊乃啟篋筥，將草稿數紙附雪香閱，中有七古一篇云：

桃葉桃根春未曉，三更血泣子規鳥。

欲傳幽恨起毫端，筆大如椽傳不了。

妾家本住鷺峰顛，生長紅閨記少年。

擬共天孫弄機杼，還招月姊鬥嬋娟。

膩粉輕翻碧桃漲，盈盈十五花初放。

可憐阿母惜如珍，一顆明珠擎掌上。

有時綠綺奏良辰，有時丹青寫麗春。

織綿文憐蘇氏女，簪花格學魏夫人。

多少蹇修雙璧請，東床未定紅絲聘。

狂風驟雨迫蕭條，始信紅顏真薄命。

一朝飄泊溷香埃，子夜歌殘心已灰。

池邊怕看鴛鴦鳥，座上慚銜琥珀杯。

車馬盈門求燕好，輸金競買紅兒笑。

莫愁卻是帶愁來，菊瘦蘭悲天亦悼。

纏頭姊妹盡花團，斜眸低聲喚小官。

我本名園清潔侶，瓊枝珍重倚欄干。

緣慳失足煙花隊，那肯留情還獻媚。

歌扇舞衫依盡拋，生平不慣箏琶事。

相加有意結絲桐，抱恨低頭頰靨紅。

空向巫陽求暮雨，豈隨桃李笑春風。

不料當門留勁草，嬌花偏惹狂蜂惱。

勢將鋤盡株與根，剩葉殘枝都莫保。

天地於人譯本寬，彩旛輕揚一枝安。

終嫌苦海波濤惡，九曲腸回片刻難。

颯颯悲風鳴鐵馬，三更鴉噪銀燈地。

無聲冷露濕中庭，不語文頤海棠下。

愁懷寄月月無愁，顧兔偏來燕子樓。

推出餘暉閑閉戶，殘花怕對素娥羞。

孤衾無奈眠孤鶴，祇說黑甜鄉裏樂。

魂夢傷心似醒時，鮫珠暗向枕邊落。

欲尋歸結寄餘生，都是悠悠陌路情。
人孰真心憐簡簡，我從何處喚卿卿。
春來乍見司花王，眼底伊人心暗許。
弄玉雖居引鳳臺，蕭郎無意吹簫侶。
君不見文姬十八拍聲寒，苦調淒音淚點斑。
阿奴不惜黃金貴，贖得蛾眉返漢關。
君不見朝雲義氣千鈞重，甘與鬢蘇晨夕共。
一旦香消玉永埋，坡公猶悼梨花夢。
吁嗟乎！出山泉水人爭鄙，敢望鹿車挽歸里。
但抱綢衾視昂參，殘脂宿粉甘心死。
吁嗟乎！思君難置更欵覩，君本多情豈棄予。
杯水早須憐涸鮒，莫從肆上索枯魚。

雪香曰：「月香姊所謂‘眼底伊人心暗許’。正屬何人？」桂曰：「梅君你試猜之。」雪香曰：「姊閱人多矣，教我從何處猜？」桂曰：「我這裏人原無多，如尚異庸俗稍知風雅者，無論也；其有莫姿颯爽、襟懷灑落者，不過兩三人；至若豐神秀逸、情致纏綿、既見令人慕、未見令人思者，則一人而已，有何難猜？」雪香曰：「我實猜不著。」桂曰：「祇恐君已猜著，但不肯言耳。」雪香曰：「非也，本來未猜著是何人。」

說畢，走向太湖石畔，臨池觀魚。桂見雪香臨池，因口佔一絕以曉之：

盈盈一水淨無塵，浪定光含寶鏡新。
莫向池中猜幻影，自家且看自家身。

雪香曰：「月香姊，你看這池中游魚甚樂。」桂曰：「樂魚之樂者亦當憂魚之憂。」雪香笑曰：「魚有何憂？」遂離池畔到階前，緩步微吟。桂蕊細聽之，乃詩一首。詩云：

掉尾揚鱗得自娛，小池清淺亦江湖。
劇憐涸鮒思杯水，慚愧恩波一滴無。

末一句，雪香接吟數次。桂曰：「梅君有詩，曷大聲一吟，使妾洗耳。」雪香曰：「非作詩也，有所觸耳。」桂曰：「梅郎請到裏面坐。」

二人遂復至館中坐定。桂曰：「妾已逢君兩度，尚未悉君家事。敢問君家有多少人？」雪香曰：「惜無花萼聯輝，猶幸椿萱並茂，此外則書僮鶴奴而已。」桂曰：「君家嚴想必家規甚嚴，今日到此亦非易事。」雪香曰：「這卻無妨。」桂曰：「君既視為無妨，妾又不能不以正言相告。凡是花街柳巷最易惑人，似我桂月香的祇怕少有，君尤宜自重，勿致失足。」雪香曰：「我視月香姊如天上仙妹，故爾心折，其餘沒一個得到我眼中，何能惑我？」桂曰：「君高著眼孔，妾已素知，祇是尤宜謹慎。」雪香曰：「金玉之言敢不銘心。」桂曰：「君已諧琴瑟否？」雪香搖頭無語。桂曰：「夫人是哪家？」雪香曰：「尚未。」桂曰：「以君才貌，定有名媛相耦。」雪香曰：「佳人難得。有如姊者，則生平願足。」桂曰：「賤妾何足掛齒。」忽雨熱欲來，雪香辭去。桂留飲酒，雪香恐雨至難行，各悵然而別。